

征途漫记

张永泰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征途漫记

张永泰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征途漫记

张永泰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州省地矿局测绘大队印刷厂印装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7.6 175 千字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3.90

ISBN——5078——0207——8/Z·51

目 录

永泰,我佩服你的傻劲	李发模(1)
南昌吊先烈	(5)
张桂庭老人讲的故事	(9)
漫步井冈	(16)
兴国这块土地	(23)
瑞金情	(27)
长汀抒怀	(35)
山山水水寄深情	(45)
古战场今昔	(51)
游梅关	(62)
五岭晨曲	(68)
封锁线上杜鹃红	(92)
今日老山界	(97)
通道黎平散记	(100)

镇远漫游·····	(105)
灯·····	(113)
乌江行·····	(117)
遵义巡礼·····	(124)
登娄山关·····	(131)
摘花记·····	(136)
彪炳千秋话赤水·····	(149)
乌蒙山区富饶的贫困·····	(158)
两座春城间·····	(165)
居丹桂运筹帷幄，渡金沙用兵如神·····	(172)
凉山的变迁·····	(175)
安顺场访老艄公·····	(181)
神奇的泸定·····	(186)
雪山脚下一瞥·····	(192)
小金河畔的笑声·····	(198)
梦笔山南和山北·····	(203)
在草地的日子里·····	(210)
陇蜀千嶂峡道连·····	(217)
岷山脚下的沉思·····	(222)
六盘风·····	(226)
阳关坦荡已无歧·····	(229)
后记·····	(234)

永泰，我佩服你的傻劲

李发模

我并不在乎你高雅的绅士风度，更不在乎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任记者的头衔，说实在的，我不在乎你这些。但我很在乎你的坦诚，你的爽朗，你的绅士风度后的那股傻劲，你的高级头衔下的那种平易。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与你对坐毫无顾忌地侃创作、侃人生……你的爽言快语，你的朗朗笑声，给我一种安全，一种享受。

于此，我站在夕阳里想密密麻麻的往事之时便常想你。也于此，我想起你的大名“张永泰”，永泰，永远“吉祥安泰”。也许是因永泰之名，你胖乎乎的，厚厚实实的，就象一个经发酵蒸熟了的大馒头。每次读你品你，都有滋有味，都给我一种生命的滋补。

这会儿，我的书案上放着你编著出版的两本厚厚的集子，其装帧设计的美观大方及该书的厚度，很有点象你。真的，象你的执着、坦然，用不着矫揉造作，象你活得认真，厚实，怡然。永泰，我真佩服你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那股子敢拼、敢搏的傻劲。

从事新闻，你年年超额完成中央电台的任务，而且几乎是好稿年年有，得过一等奖，中央电台特等奖，二、三等奖就更多。你深入到红军长征路上采访，在三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你循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驱车经过了十一省区七十多个县，翻山跨河，不仅采访了中央红军长征时走过的地方，还采访了二、四方面军长征时的主要战场，行程四万五千余里。你白天跑路，晚上开座谈会，会后又伏案疾书，写下一篇又一篇充满激情的报道，为广大听众献上了长征路上的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的一束束带露的鲜花和沉重的思考。永泰，你真是福大命大，在艰难的行程中，从你肩膀上窜过去的那条毒蛇，居然没咬着你；过雪山草地时，强烈的高山反应，令你心慌、耳鸣、头晕，居然未能去夺你胖乎乎的生命；途中遇雷雨，雷电险些把你击中；河水暴涨，数次欲翻船葬你入鱼腹；从山上摔下，你疼痛半月，你站起来再赶路；夜过二郎山，你差点坠入深渊……你沿途遇到的磨难，大概同玄奘西域取经相差无几吧！嗯，你就是唐玄奘，你是沿着当年长征路历尽九九八十一难取革命真经的当代唐玄奘。

你从长征路上回来，又有游记《征途漫记》、散文集《酒乡行》，由你编著的报告文学集《酒神之歌》等出版。你说，你写得很苦，每天都在深夜12点以后睡觉，你每天坚持读万字的书，什么都读，都写，你一向主张记者不仅是杂家，而且是学者。是的，做学问仅仅什么都懂一点，研究不深，很难设想能写出较深刻的作品。你常说，人该多一些真诚，多一点学问，多一份爱心，生活如此，创作亦然。永泰，面对你，面对真诚，我曾这样想过：“真诚”这个词在那个不怎么真诚的年代里被蹂躏得不成样子，那么换用“痴情”这个不怎么结实但却柔美动人的字眼形容你，但一回想，只对了一半。这一半就是你对文学的痴情，

有人说文学是一个刁钻放荡的女人，勾去了多少人的心肝魂魄。而你对她一往情深，痴恋得让人肃然起敬。那天，你到我家谈到正着手收集资料，写一部反映大三线的书，你从该书的主题设想谈到具体章节，你壮实的胸膛内蓄满了跳跃性思维与浓烈的内在激情。我很佩服，你是如此的“大气”了，你站在一个很高的视角，谈政治与经济、生命与死亡、希望和悲剧，还有世态的纷繁与人性的复杂，你那微笑的神情隐隐透着对生活对人事一切合理与不合理的理解与宽容。含有生活的艰难，也含有成功的慰藉，而且有一种苍凉的味道儿。做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兼作家，你一方面执着于新闻采访，一方面又倾心于文学创作，两者形成互补，两者也撕裂着你的睡眠与休息。

生存下去——这是人的生活的第一要义。为了生存下去，你有时也不得不委屈自己，不得不违心地做你本意不愿去做的事情。你仿佛还从中悟出了什么哲理，获得了一种自嘲的安慰。可笑乎？可叹乎？可悲乎？都不尽然。但有一点是令人坚信的，就是生活永远不会忘记坚韧的奋斗者，你终于以突出的本职工作和创作成绩为人所注目。

对于创作，你倾向于写实主义，直面人生，感情热烈奔放，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珍惜传统，回归传统，植根于中华民族土壤，你的文章都赋予了强烈的民族气质，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你说，你是吸吮中华传统文化长大的，从你的文中，可看到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风采和神韵，正如你这个人，既有儒家的敦厚，亦有道家的空灵。你的一生似乎很平淡，但平淡的人生等待着某种启迪。

你正处于时日不待的“恐慌期”。

正如有人说过，人，“一面是新生，另一面是腐烂，一面是失落，另一面是获得，一面是迷惘，另一面是进击”。你更多的

是进取，且有收获。当然，也有莫可奈何的沉重，有陷入泥沼的挣扎，乍明乍暗，亦进亦退的境地。然而，只要是在进取、拼搏，马不停蹄，艰难跋涉，终会硕果累累。

永泰，我很欣赏你不故作高姿态，不摆臭架子，认真、执着、坦荡。你有一种坦荡的厚实，更有一种经过了复杂以后的单纯。待你有空，你哪天再来我家，让我们想唱就唱，想跳就跳，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然后，让我不失时机地捉住你傻而不迂的一唱一跳一哭一笑，放些在我诗中，捎些走向人生旅途，嗯，这才是人的生活，这才是人生幸事啊！

南昌吊先烈

历史在一秒一秒地前进，当历史的时针指向 1985 年的时候，迎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经过万水千山的磨难，胜利到达陕北五十周年。

长征，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浓重的一笔，人类历史乐章上一个最响亮、最耐人寻味的音符，不仅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长征路，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留下多少歌多少诗，留下多少沉思和遐想，也留下了炎黄子孙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永远的纪念。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五十周年的日子，我有幸来到长征路，追寻着当年红军的足迹，开始人生中一次有意义的行程。

初春时节，我离开北京前往江西南昌，然后到瑞金。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称为“红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根据地象一个撒了气的球逐渐缩小，红军被迫在紧要关头放弃根据地远征。

吉普车在晨光微曦中离开北京。京城高大的建筑物在薄如轻纱的晨幕中时隐时现，沿途早起的人们已冒着砭人肌骨

的寒气进行早锻炼。我也迈开了这次远征的第一步。

透过车窗玻璃，依稀看到大地上还蒙着薄薄的一层银霜，但大地毕竟开始复苏，“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一路风尘南行，南行……

四天功夫便来到了美丽的英雄城市——南昌。南昌不象北京那样干燥，那样冬季的枯荒，那样“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而是空气湿润，繁花似锦，春意盎然的古城。

记得上中学时，语文老师曾讲过一篇著名的古文《滕王阁序》。是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滕王李元婴作洪洲（今南昌）都督时修建了一座阁楼，以封号命之。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王勃到南方看望父亲，路经南昌，适逢农历重阳节。当时都督阎伯玕在滕王阁大宴宾客，王勃应邀赴宴赋诗，于是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至今“飞阁流丹，下临无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画栋朝飞南浦去，珠帘暮卷西山雨”的佳句，还在脑际回荡。美术老师上美术课时，也讲过明末清初朱明王朝的后裔朱良月（即朱耷，号八大山人）和他的弟弟朱秋月（即牛石慧）隐居在南昌的“青云谱”，毕生从事绘画艺术，精于诗书，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对近代大笔写意画派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古人的才华使我崇敬。然而，更令我崇敬的是近代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先烈。

到南昌的第二天，我冒雨来到中山路洗马池“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凭吊先烈。这里原是“江西大旅社”，是一座灰色五层大楼，共有九十六个房间。二楼正厅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系着红领巾起义标志的半身塑像。讲解员告诉我，就在这间叫“喜庆厅”的大厅里，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有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这间大厅是领导起义的指挥中心。贺龙为起义总指

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郭沫若为政治部主任。起义部队改编为三个军：第九军（军长朱德。八月三日被委任为先遣司令率第九军教导团南下）、第十一军（军长叶挺）、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这些中华民族的精英，组成了我们党旗下的第一支人民军队。站在大厅中央，我仿佛听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二时的枪声。贺龙同志一声枪响，人民军队诞生了。军队的诞生意味着人民政权的来临。

参观完“八一”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以后，我匆忙来到了八一大道中段的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这是一座雄伟的建筑，远远望去庄严肃穆，令人起敬。这座纪念堂建于1953年，分三层，高22米，建筑面积四千平方米。大厅门前是一个大花坛，虽是“乍暖还寒”的季节，百花却都盛开了。绕过花坛迈进纪念堂大厅，迎面是毛泽东同志的题词：“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大厅祭坛上的纪念碑正面镌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大厅的陈列柜中，珍藏着江西省籍有姓有名的革命烈士24万人名单。那三十七册英名录里记录着他们的不朽业绩。楼上还陈列着几百人的生平事迹介绍和遗著、遗卷、遗物。我站在24万英名录面前禁不住泪湿眼帘……

在那醒盹的岁月里，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得到自身和他人的自由解放，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抗争。1928年1月，年仅24岁的横峰县青年农民、优秀共产党员邱金辉领导了葛源镇农民暴动，担任农民自卫军连长。他把横峰县的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受到了方志敏的称赞……

在农民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那些仇恨革命的坏人告了密。年底，他落入了敌人的魔掌……在魔窟里，这位铮铮铁汉受尽了人间最残忍的酷刑：四肢被钉在离地一尺多高的十字

架上，四根铁钉从手心和脚后跟穿过，鲜血如注、左右肩胛被刺刀捅穿，用铁丝绑在横木柱上，再插上点燃的蜡烛，让蜡凝固在血迹斑斑的伤口处，那些惨无人道的魔鬼们，又用竹签在血肉模糊处揭掉蜡迹，扯出肉浆，就是钢筋铁骨也无法忍受……，他几次昏死，几次复苏，忍着剧痛，怒斥敌人：“你们这些刽子手，用尽酷刑也只能杀死我一个，革命的人民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会胜利！”

敌人没能从他口里得到任何东西，又残酷地用钉子在他头顶上钉个洞，燃上一柱香，插在头顶。而后又用烈火烤他的胸脯，再用刺刀一块块的割下身上的肉……最后被敌人剖腹挖心，壮烈牺牲……邱金辉烈士在人间只活了二十四个春秋啊！如果苍天有灵，又如何主持公道呢？

我带着沉闷的心情回到了住地，这一夜真使我辗转难眠。再想想当今那些少数当权者的不正之风，那些为汽车、工资、住房、子女……为捞一切特权的人，不能不引起人们很多很多地反思。在邱金辉烈士面前他们又怎么想呢？同样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又是多大的反差！

张桂庭老人讲的故事

在习习嗦嗦的春雨中，我离开了南昌前往井冈山。

细雨中的柏油路象抹了一层油的玻璃板，亮而滑。路旁的各种植物的嫩芽初吐，充满了生机。一天的紧张奔波，到夜幕降临时，才来到井冈山北麓的永新县。不巧，刚到永新县人武部落脚，就遇上停电，为不致打乱原定计划，只好点燃蜡烛，打着手电连夜参观了永新县革命纪念馆。

纪念馆是一座四面有封火墙的建筑物，古色古香的木大门已经陈旧，推门时发出“吱吱——”的响声。进门后迎面扑来一股浓郁的霉味，这里太潮湿了。年轻的讲解员在手电筒微弱的光束中讲解着：“过去这里是永新县商会，1928年6月30日晚上，湘赣特区联席会议就在这楼上召开……”她边讲边叫我上楼看看会议室。我扶着很陡的木楼梯小心翼翼地上了楼。映入手电光中的是一幢砖木结构的老式祠堂，人走在上面，明显地感觉到楼板的晃悠，或许已属危房了。房子很宽敞，除了几张桌凳之外没有更多的陈列。讲解员指着这会议室继续说：“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红四军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参谋长王尔琢、红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

颖、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特委委员谭震林、宛希先、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珍、刘作述、刘家贤、贺敏学、贺子珍，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袁德生等二十多人。会议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攻打湖南城市的错误意见，红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坚持武装斗争，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借着微弱的手电光束在楼上转了一圈，下楼后，往纪念馆里面走，左边小厢房是少共儿童局书记胡耀邦同志旧居。楼房中间是个大天井，由于雨多，天井里长了一层苔藓，一不小心很容易滑倒。

第二天一早，赶早市卖菜的吆喝声把我唤醒，匆匆洗了脸，便去参观中共湘赣省委旧址。

1931年，以王首道为首任书记的中共湘赣省委就设在民主街肖家祠堂里。1933年5月，中央派任弼时到湘赣改组省委，他也住在这里。这是十多间青砖瓦房的祠堂，任弼时同志的旧居正在修复。省军区也在这里诞生，这支部队以后改为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八军，长征前又改为红六军团，长征途中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组成了红二方面军，成为我军三大主力之一。

在肖家祠堂匆匆一顾，便驱车井冈。

刚进入宁冈县境，公路旁有一块很大的半新不旧的指路牌，牌子正中画一个醒目的箭头，箭头指处有“茅坪”二字，箭头那一横杠上边标有1.7公里字样，意思是说，这里到茅坪只有1.7公里路程，谈笑间即到。

汽车拐了一个弯就进入了茅坪，这是井冈山下一个较大的村庄。

茅坪，四周群山环抱，青竹翠叶掩盖着庄舍，清澈见底的茅坪河象一条银链从大街中央穿过，一切都那样恬静。水声、雀鸣，报喜母鸡的叫声掺和着人们劳动的欢声笑语，这是一出

别开生面的农家乐，是一幅诱人的田园诗意图，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小村庄。

走进村口，左边是一片草地，右边是院墙包围着的一座三层土木结构的楼房，两扇漆红色的大门虚掩着，我不知道这是一座什么楼房，看样子是一座值得纪念的建筑物。我推开门，哦！原来写有说明的木板在院内。这时候，走来一位精神灼灼的老人，提着一串叮咣作响的开门钥匙。他个儿不高，门牙都脱落了，清癯的面颊布满了皱纹。我向老人说明了来意，寻问历史的陈迹。老人说他叫张桂庭，七十四岁了，是茅坪纪念馆的负责人。他边向我介绍边带我参观，并用浓重的山区口音给我讲解：这叫攀龙书院，是湘赣边界特委会旧址，也是毛泽东建立的第一座红军医院所在地。走进大门是一个大天井，一、二楼为医院的治疗室、病房，三楼是边界特委，谭震林等就住在一楼正厅的厢房里。每一层楼我都看了个遍，给我的印象是医院太简陋，还没有现在贫困边远乡镇卫生院的条件好；特委相当于一个省委的架子，整个办公地点还不如一个乡镇的派出所。看来要革命，要改天换地，并不在条件怎么样，而在人，在人的意志，在人的忘我奋斗的精神。

从攀龙书院沿着茅坪河大约走了三百米，河边有一棵大枫树，张桂庭老人说，当年毛主席常在树下看书。有时朱总司令，陈老总也常来乘凉。他们虽是军队的领导人，却和战士，农民一样生活，谁也不特殊。谁想与毛委员（当时都叫毛泽东为毛委员）聊天，你去找他就是了，从不受阻拦。不象现在，有的萝卜头大小的官还真难见呢！

从枫树下穿过不多远，就是一座砖木结构的老式祠堂，叫“慎公祠”。因茅坪村的人多数姓谢，又叫谢氏慎公祠。1928年5月22日，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

的。会上毛泽东讲了话，针对当时存在的悲观思想，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次大会选举了毛泽东为特委书记，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袁文才、王佐等二十三人为委员，领导井冈山地区的武装斗争。我走进祠堂，用砖支撑着的木板作为条凳布满整个室内，主席台正中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木刻像，像的两边是两面党旗，像下边还放着神龛，横幅上写着“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我问张老：“怎么领袖像下有神龛？这太不协调了。”张老回答说：“当年开会时就是这样子”。

我在祠堂内转了转，当年在这简易的会场里选举的湘赣边界领导人，领导了井冈山的斗争，这是当今青年人不可理解的。现在开一个会，哪怕是基层一个小小的碰头会，甚至小学生家长座谈会都是十分讲究的。我这话意思并非反对讲究，因为时代不同了，但要适可而止，尤其是国家还不太富裕的情况下，简朴还是需要的。

从祠堂的侧门出来，张老指着这座祠堂外墙壁上隐隐约约的标语对我说：“你看这退了色的标语，字体也不一样。这是出自贺子珍、伍若兰、贺怡三位女同志之手，当年他们都很年轻，是搬着梯子轮流写的。”这可是件革命文物，至今还能看到这三位长眠地下的英雄手迹，难得，也是她们留下的革命见证。

我凝思着发表不成熟的意见：“应该保护起来，或者用原色描一下，都快看不见了。”

“报上去了，还没有批下来。需不需要描清楚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描一下；一种认为描一下就不叫原物了，失去了保留的价值，应该采取别的科学方法来保护原物”。老人这样说着。

我们边说边走上了四五级台阶，这是一个小院子，院子的